書義斷法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書義斷法卷六

元 陳悅道 撰

周官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稽古而建官惟百猶古意之存而官職之簡也内外之體統相承則簡而有要而治之不擾者也内之百

揆揔百官四岳揔方岳外之州牧各揔其州之諸侯
侯伯義次州牧而揔諸侯是其制與古不殊而獨得
其要可謂和矣未有庶政之和而萬國之民不安也
後世官愈煩而政愈擾政愈擾而民亦不寧蓋亦未
明稽古之制而亦未得舉要之道耳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用人之多乃可致治者夏商權
宜之制也有王者明於治體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

者明王立政之經也用權宜之制則觀其會通以制其繁簡非曰官制之一定而不可易也審立政之經則擇其實才以列于庶位非曰官職之既多而可妄用也任人乃所以立政立政則所以用人三代之所損益於此可見矣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三公之任大矣三孤特其副貳而責任之淺深亦自不同蓋三公坐而論道以經大經燮理陰陽以賛化育不有非常之質固難以任非常之責也三孤範圍天地之化輔弼一人之身三孤尚難於得人則亦可以為三公之副也論道大於弘化燮理重於寅亮而一人之身若不敢以累三公者則輕重淺深之分而

國家所以立公孤之本意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

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冢宰之職無所不統而典禮尤邦治之大者也故冢宰雖統率百官以佐王平邦國而地官司徒佐王擾兆民春官宗伯佐王和上下即次之亦如舜之命百揆而於契之敷五教伯夷之作秩宗未嘗不加重也況周之宗伯實兼禮樂之事而功用之極貫幽冥通上下其與司徒皆非若夏秋之卿止各任事也以此二卿繼於冢宰豈非百官之最重而四海之所由均

平者乎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天子曰兆民泰和雍凞之治能使之阜厚化成者豈

一手足之為烈哉盖六卿之職各有率屬官以尊而

統卑也九牧之治各聽信於六卿以内制外也尊卑

有統而内外相維莫不竭力任事承流宣化以休養

生息斯民為已任民之阜成不亦宜乎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以公滅私民其永懷

一官必有一官之事一事必有一事之令政令之行否固可以見職事之修廢人心之從違尤足以見本心之公私世之析人圭儋人爵往往慢令而曠官者皆其天理之公不足以勝人私之私故其令不行而官為尸位不知心術之隱微理欲之消長已固已如見其肝肝矣成王之訓官既欲其慎乃令以持守官之敬尤欲其信於此以驗其秉心之公當時之任職

居官者其必自味於斯言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

學古而以制者前代之法也典常而不易者周家一代之法也二者皆所當學然入官之初已明古制必能不惑於政理而隨事有以裁制之矣蒞官之時益必守家法凡所以尊崇而師法之者又何可一日忘哉學古者言其已然而其爾者期於必然議事者隨事而次之作師則終身行之此成王所以訓官而有

官君子之所以為學者固如此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人能詳其所戒則不憂其難立志之初固已期於功崇矣事業之不勤功無由而積此有志而不勤者之所當戒也廣業之勤固可積功矣臨事之不斷則志與勤亦虛用此臨事之不斷者之所當戒也立志以止其始勤果以成其終卿士所掌之職事必先難後易而無有不就調理者寧有後艱之足慮哉

位不期驕禄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位禄不驕侈於外必有恭儉之實有諸中恭儉之實有於中則其休拙自日異於外盖有位禄則驕侈自至不期然而然者矣德偽異則休拙自殊亦不期然而然者也是以君子知恭儉之不可偽為尊其天爵而不循於人爵則自然心逸日休之樂而無心勞日拙之苦又豈有矜驕奢侈之失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能有才者朝廷之上所以相推讓者惟此所以相稱舉者亦惟此推讓在稱舉之先稱舉在推讓之後其相推讓者濟濟相遜可以見氣象之和而政不厖雜其相稱舉也惟賢知賢可以表才能之實而用必得人盖因舉人之才能而知舉人者之才能王者之知人善任使盖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官無尊卑必以敬為主治民者無遠邇可久安長治萬邦之廣有兆民焉民生之永康而民心之永懷是豈可以聲音笑貌治之哉官者治民之官政者治民之政而諸臣之所以輔佐其君者亦惟在於安民蓋舉其詳皆職分内事舉其要則敬之一字而已成王訓官之終篇嘆息而言歷舉其職而一本於敬言有

盡而意無窮也

君陳

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孝於親而恭上此言君陳令德之綱也也孝友於家而政施於國此言君德令德之目也齊家而孝於親施政而恭於上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東郊之政舉而措之耳然成王之命君陳始稱其德而終勉以敬

蓋敬之一字又貫徹孝恭之德而通乎家國之間所謂能敬必有德不可恃其德之能施於政而不思夫政之必主於敬也此成王臨涖君陳尹茲東郊之誥命故其言之拳拳如此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徃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人

周公之留洛毖殷也有師之道所以教之有保之恩所以養之民之懷德深矣君陳繼之必謹守其所司

必率循乎常典必勉力以明公之訓然後民其康乂此以賢繼聖之功効不能不與周公少異然謹職守循常憲於周公之訓盡心力以懋明之民亦稱治而徃聖之盛德大業庶幾乎可及也嗚呼周公遠矣勉焉日有孳孳以懋昭周公師保之訓民其庶幾乎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周公精微之訓該本末貫幽明非自强不息者不能

深體而力行之也蓋世有能潔粢豐盛以感神明者
矣未有能至治之馨香也世有能致敬盡禮以告治
功者矣未有能明德之馨香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
其本顯微闡幽昭然周公之猷訓此其至精至微非
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者孰能與於斯宜成王舉
以告君陳既欲其孜孜而又戒其逸豫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而若不克見既克聖而終不克由此人情之同然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物理之所必然也不惑於人情之同然而真能由周公之訓則不異於物理之必然民亦皆由君陳之訓矣夫遵周公之聖訓化商民之愚頑君陳一篇之大旨惟在於此成王於此深敎其意即人情物理以為喻故以民之不克由者為戒而以風之能動物者為勉君陳於此宜深知所感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
繹

艱者謹其所圖之端繹者紬其所圖之緒方其圖之
之初政無大小皆所當謀不可以易心乘之也及其
圖之有廢興也出入反覆必與師虞不可以私意專
之也以至虞度之稽于衆也庶言雖同尤加思繹又
不可以怠心間之也圖於己者復資諸人資諸人者
復繹於己然後政不自專而非苟同庶無負於東郊

之任矣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治民之官其於民之未化也必有忿怒疾惡之意其於民之闒化又有求全之心二者皆君之所當忍而後有濟也然無忿疾無求備有堅制力蓄之意至於有容德則洪裕寛綽恢恢乎有餘地矣故成王之命君陳首以禁止之辭而終期以遠大之德二者之无

與忍如所謂克伐怨欲不行焉至容德之大則可以為仁故濟言事容言德其淺深之不同如此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德者有義有序有别有信之實也大猷者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道也惟敬可以敷五教惟實有德可以感人心以本諸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

外者也君陳能至敬以行之躬行以率之則五品不遜者變惡而為善彞倫攸序者日進而升猷成周之民皆之大道一時之風俗如中庸之變則化如堯民之於變時雍一人在上端拱無為而獨膺百順之祥其為福寧有限量哉是則臣以一身明化民之道君以一人享化成之福成王之望於君陳者深矣

康王之誥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

薄斂庶民而丕平富此文武之廣德也輕省刑罰而不務咎此文武之不務刑也文武務德而不務刑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其光輝發越昭明于天下則誠之不可揜也至仁之政與至仁之心相為貫通而表裏洞徹真實無偽其於誠明之極功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畢命

惟周公克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

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家其所致謹尤拳拳於營洛邑遷商民一世三十年之後然後教化洽于天下此其忠君勤民之功豈苟焉為之哉今日四方之治平一人之安享人見其寧而不知其所以寧也於是周公之化深矣康王幸今日之叢業而安思周公之流風善政感今懷古深思化商民之難而周公之所以慎

始者正將有望於畢公之成終非敢自以為安而怠付之無為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撫世道將隆之運者可以新其政迎人心好善之機者可以導其趨世道之升降亦人心之善惡為之也成周遷殷頑于洛既歷三紀治以三后在周公時世之降也至君陳畢公之時則允升于大猷矣周公之慎始政之初也至君陳之和中畢公之成終則俗革

而政亦可革可以見世道之升降善可以示人心之
歡畢公秉世變風移之後更化善治商俗漸革放心
已收不於此而臧厥臧焉何以使之感激勸慕而撫
隆平之運建无窮之基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古者大臣不以一身之盛德而忽畧於事事物物之
微不以四世之元老而簡於容色辭氣之末盖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而發禁躁妄内斯静專雖以元老大

臣盛德大業之已至而孳孳兢兢不以一事細微之不謹一時之辭色或輕玆乃所以為古之大臣也衛武公耄期入相于周猶以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自警以敬爾威儀慎爾出話自勉可謂聞畢公之風而興起矣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康王命畢公以訓商民其言一節深於一節蓋以民

資富而不能訓將無以永年而保其富舍德義而為之訓又无以端本而立其大然其所以為訓又非一己之私也稽古訓而已矣能訓於資富之餘大訓明德義之實而又由古訓以明德義之所從出循教化之已效民之從之莫不歷年有永可以一洗其奢麗驕淫之俗民其庶幾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嗚呼吾讀康王命畢公之書而知其君臣之相與皆不苟於小成也以成周之時四方無虞而康王永懷經邦之謀猶以殷士為安危之所關以畢公之賢懋德克勤而康王期望父師之辭猶有修德而剛柔之迭用葢天下之治不安則危不可視殷頑為不足掛念也一身之德不修則廢不可使剛柔之或有偏尚也康王既嘆息以自警復誥父師以交警必期天下之常安而相德之益盛其不苟於小成固如此

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

釐之皆實德之用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三后之治商頑民不同時而慎始和中成終之政若出於一時君成於一人此心同也慎之和之成之始終之相濟而表裏之相符此道同也此心此道之同則政愈治先後生民之愈久則澤潤愈深及其成功

無有不同者矣三后之成功如天之貫四時生民被
澤如水之行地中何幸歟
公其惟時成周建无窮之基亦有无窮之聞子孫訓其
成式惟乂
大臣為國家立無窮之基必其治法之足以相傳也
為一身垂无窮之聞必其名實之足以相稱也致君
澤民傳遠垂後使國家建久長之基業而身亦不失
天下之令名是豈可以苟焉為之哉凡其立經陳紀

所以為世世子孫憑藉扶持之計者必有已然之成式又治之成規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然後王業无窮而令聞亦與之無窮矣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相期於無窮者正如此訓順也成式為治之具也未有無其具而能久其基聞者也

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先王所成之功烈皆前政相與扶持式克至于今日

能盡其心則先王前政之所已為者皆吾之所能為不可以為弗克畏其難而不敢為也能慎其事則先王前政之所已治者皆今日之所當圖治不可以為寡易其事而以為不足為也不畏難而不敢為不易而以為不足為則必與為俱盡而君與臣俱學豈非所謂无窮之基閒哉以畢公之克勤小物其必有以處此矣

君牙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君牙祖父之功書于太常之旗其與日月同明者人
所共見也君牙祖父之竭其股肱之力其相與國家
同久者又未必深知也穆王命君牙為司徒推本其
乃祖乃父為周世臣先言其心之微而後及於功績
之昭著可謂不忘其所自出而益足以勉勵君牙於
無窮其旨深矣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

司徒之官在於大布五常之教敬和秉彜之則五典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民則則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也以五典和民則其教不出於日用彜倫之外以中正化民心其本實在躬行心得之間反之於身己正而物正求之於心惟中也養不中此古之大臣以中正立人極而新民之所以止於至善也夫人一身可以檢束而心之隱微未必皆思无邪古人

立教必和敬以當然之則不惟可使民无邪行而能使心無邪心非關教之極功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小民自傷其艱難不異於天時之寒暑為人上而思其艱難即可保乎民俗之康寧盖艱難怨咨人情之常雖自以為艱難而上不知也既已知之矣又不肯思其飢寒之艱而為圖衣食之易此民之所以終於

怨咨而未嘗有一人之安也君牙雖為司徒實兼教
養之責其必深明夫擾兆民之責而重圖之矣民生
其難思之則不終難盖天下終無難為之事亦無不
可安之民特恐不關念慮未嘗深思之耳其曰民乃
寧乃亦難之辭也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文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
缺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其功謨之極盛前後之相承可

謂大矣有可大之功謨故有可久之王業其咸以正則无一事不出於正非狹邪之謀逆取之功也其咸罔缺則无一事之不致其周非踈畧之謀淺近之功也閎深廣大之功謨自有中正周密之氣象文武之道於此槩可見矣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司徒之職掌五典之教自堯舜以來則然周家之所

以訓則自太王王季肇其端所以肇基王迹與夫其勤王家者也自文王武王昭其命所以文謨武烈咸以正罔缺者也君牙為周世臣其乃祖乃父皆嘗為周大司徒今日復世其官必思所以敬明其訓惟敷教無忝於前代則令名亦有全於前人皆非持敬者不能也

冏命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

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聰明者文武生成之質齊聖者文武極至之德宜無待於臣人之助矣而小大之臣皆懷忠良惟恐君德之無輔相也忠臣進藥石之言良臣效股肱之助其有輔於一人多矣而侍御僕從必擇正人惟恐近習之有累聖明也此其不自聖之心常資助於人而左右近習朝夕承弼之職尤致其謹此其聰明之愈遠聖所以益聖也 歟聰明者資稟之異齊一則作聖之

功也

呂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虞廷人臣治水之功最大水既平矣而尤憂民生之无以食也民既食矣而尤憂民心之無所檢防也九官之命先禹稷而後伯夷穆王之言乃先伯夷而後禹稷豈非伯夷之心因憂民之逸居無教故以三禮

正大典又以五刑明天討禮刑兼用皆以齊民使斯民終身安享平治種殖之功是伯夷之身心尤爲憂民之切而其功與禹稷同論也三后有恤民之功是以有仁民之功其以三后並稱者豈非三后之同心故三后之成功亦不異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五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虞廷君臣其和敬精白之容已足感發人之善心而

無過不及之差猶足以輔人之常性其成徳之容中正之法皆足以維持人心於無窮固不以民徳之歸厚而廢吾法也此其盛徳之光輝與刑罰之精華並行而不相悖豈如後世之淫刑以逞哉

書義斷法卷六

附作義要訣

新安倪士毅輯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省題詩及八韻律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為相熙寧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各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者所當以為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接題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有反接然亦有正

說而不反說者有小講小講首有引入題語有小講上段上段畢有過段語然後有下段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原題有起語應語結語然後有正段或又有反段次有繳結有大講有上段有過段有下段有餘意亦曰從講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宜今日又變更之今之經義不拘格律然亦當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段愚往年見弘齋曹公宋季書義說嘗取其可用於今日者摘錄之茲又見南窓謝氏臨川章氏及諸家之說

逐重加編輯條具如在以便初學云　謝氏章氏說
已載舉業筌蹄中茲不復錄
弘齋曹氏涇曰作文各自有體或簡或詳或雄健或穩
妥不可以一律論蓋文氣隨人資禀淸濁厚薄所賦
不同則文辭隨之然未有無法度而猶可以言文者
度者何有開必有合有喚必有應首尾當照應抑揚
當相發血脉宜串精神宜壯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
一不可則是一篇之中逐段逐節逐句逐字皆不可

以不容也又曰文字大概以純者為合格健者為有
氣合格者中程度有氣者起人眼目然令人作文於
二者皆易有病蓋似純者無氣獘則率畧委靡又不
足以起人眼目似健者多草野則夾雜怪僻又不可
以合有司程度如愚所見當於規矩之中用老蒼之
體庶幾合格則不為有司所擯出奇則又非低手可
及必識此意乃可進步
又論立說大要曰主張題目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

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然後一見題目胷中便有稱量然又須多看他人立意及自去歷練則胷中自然開廣又不要雷同將文公四書子細玩味及伊洛議論大概皆要得知則不但區處性理題目有斷制凡是題目皆識輕重皆區處得理到若所謂經旨者亦試言其概唐虞題目須要識得他氣象渾厚處湯武征伐須要見他不得已處商盤周誥須要見他忠厚處如大禹治

水之行所無事太甲之悔過伊尹一德之告歸盤庚遷亳之為民高宗之有志中興洛誥之倚重周公及周公切切告歸之意君奭之挽留與夫無逸之本旨及化商一切事體皆大勢所重也則就這上立意得切者最好自此之外亦難盡言或題目散頭緒多我須與他提一箇大頭腦如王會龍省試義提道字串是也 其題目云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説式克欽承旁招俊乂王會龍義起語云人君道與心為一既欲參古人之善而無愧大臣心與君為一猶

欲取天下之善而無遺蓋道無終窮不在吾身則在古人或在天下君不自聖而益求乎古臣不恃君之聖而益求乎賢此所以能致其君之備道也歟或提題字做綱目亦如王會龍之提道是也或用經句最切者如周明之百志惟熙之題以勿忘勿助為主是也明之義愚未之見如林逢龍太學發解義以有德必有言為主亦是也其題目云德无常師主善為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逢龍接題云有德者必有言惟德之會於吾心者既極其精微則言之散於天下者皆稱其廣大有如德之所在苟擇焉而不精則言之所發必言焉而不詳矣何以為大公至正之論而息夫人之異論也哉此伊尹之告太甲蓋欲具以德之一為言之大也餘皆不可以盡言但緊要者

一題須要截得上下住須提得緊要處重其細碎處放輕不妨有道理合經旨又不雷同又教人一見便曉如此便是主張大概以此立心以此用工自當有所見也

或曰行文關鍵則習常讀熟做熟則行文自然熟凡做商周題用唐虞事則精神壯觀做唐虞題用商周事則不甚好大凡義不必長亦不必短在措辭如何耳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為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

為短務高則多涉於僻欲新則類入於怪晦則讀之使人厭淺則讀之使人輕下字惡夫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澁主意惡夫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學者所當知也又凡做君題國家題反處不可太甚只須輕說過

存庵胡氏初翁曰聞之前輩凡做唐虞題目不尚反蓋彼時無此等不好氣象也

論冒題

或曰破題爲一篇綱領至不可茍句法以體面爲貴而包括欲其盡題句多則融化不見其不足題字少則敷演不見其有餘命意渾涵而不失於迂用字親切而不病於俗斯得之矣接題所以承接破題之意一篇主意要盡見於二三句中尤不可不用工也

或曰冒頭如人頭面著不得十分多肉肉多則如有肥氣不雅觀也

原題

弘齋曹氏曰原題之體其文當圓其體當似論前輩考校多於題下看人筆端須是見識高看文字多方於此有議論慷慨之體中間最不要露圭角又不要作成段對文只要參差呼喚圓轉可觀大抵是喚起之後便應一應結一結然後正一段反一段又總繳結此為正體其反說者不必多比正段宜減大半又或有於正段後復作一段或是引事或是譬喻如此議論竟不必作反段亦可也

講題

愚按舊義必有餘意及考經亦曰原經今日固不拘此然遇可用處亦宜用之但不必拘泥耳弘齋論餘意原經二條摘録于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若用亦只數句拈掇足矣不可失之太多也

弘齋曹氏曰所謂餘意乃是本題主意外尚有未盡之意則於此發之須是意新又不背主意仍於主意有情乃可這個有數樣本意所輕者於此却微與提起

本題頭緒多者此處與貫而一之本意作兩傳不相關者此處與發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轉来言之若只是本題意又来說作一片全無些〻幹運則徒勞耳

又曰當初所以有原經者須是說這箇題目其來歷次第如何或是誰人做底事他這事是如何或是誰人說底話他這話是如何要推尋来因究竟下稍結殺方謂之原經也第一要認他先後次序倫理分曉及

提得箇血脉端正然後擺布做来且如大概稱須事實之題當旁引事實来證主意分輕重呼喚方引入本題出處更自與他照應議論然後結之此格甚平正初無難也若是戒告之題須要認他先後次序如太甲上中下三篇及一德之書盤庚上中下三篇周家大誥東征召誥營洛多士遷商民這箇先後之次截然最要鋪擺仔細又不但篇目次第只一段中亦要分次第不可截斷如本題係是在前則起頭宜作

議論一喚喚動即就題目說來便就此解他正意這

囬方縂迤運轉去尋後面事使去云不特此爾後面

又作如此說下梢又是如何却於本題後引來擁從

之結之此一體也如本題係是在後則當起頭逐一

原去其初是如何中間又如何乃引入本題却作一

小片議論而結之又一體也引事不在多只要精切

我得一句是切只就此一句發明全靠善於斡運耳

凡引事寧可真而少不可多而雜最要識此意要之

大概起頭多是引證中間便當喚出出處然後便當
解意分曉結之此又大概原經之法也

結題

弘齋曹氏曰結尾亦要識體格不但用事證題而已若
本題係有大節目事體則宜就此究竟到實結裏處
結之此爲議論到底是一格也本題用經句主張有
來歷者宜於結尾喚起出處狀得分曉此有根據有
首尾文字是一格也此外又有定格說唐虞治體宜

以成王對之說盤庚遷亳事宜以周家代商事證之
皇極之說宜以聖門事證之二典三謨亦然湯武征
伐宜相照證周名告歸可互參考三后代商皆要相
串最宜識此意其他方可泛引事證耳又或本題中
實有議論未盡而道理實有當發揮者又當作一段
議論不必用事亦可也引事之體既引狀本題後又
須更喚起一喚以己意慷慨議論斷制主意教他響
朗然後結之此可以見人筆力宜耐心加工也

又總論于後曰以上亦據所見略言之耳其詳不可盡也在乎即類推之以心體之自求其意於外而得胷中之活法乃有實工夫耳要是下筆之時說得首尾照應串得針線細密步步思量主意句句挑得明繫教他讀去順溜又大概文字全在呼喚有時數句全在數箇字挑剔得好須是十倍精神自此之外又有一項法度一篇之中凡於過段接頭處當教他轉得全不費力而又有新體此雖小節亦看人手段如陳

懋欽省試會其有極義自接題小講及原題講段原經結尾一切轉頭處並不用尋常套子如嘗謂今夫之類起語舊義多用嘗謂二字作原題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盖只教他人不見痕跡而不自是轉換最妙者有江萬里易義之體分明是於此出奇亦活法之可法者也然此亦不甚緊要因筆談及之

作義要訣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姜明新